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匣中失乐

(日) 竹本健治 著
陈滌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匣中失乐

(日)竹本健治 著
陈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HAKO NO NAKA NO SHITSURAKU》

© KENJI TAKEMOTO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匣中失乐 / (日) 竹本健治著; 陈涤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3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I. ①匣… II. ①竹… ②陈…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028 号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匣中失乐

(日) 竹本健治 著; 陈涤 译

策 划: 褚 盟

统 筹 编 辑: 武晓宇

责 任 编 辑: 武晓宇

责 任 印 制: 韦 舰

装 帧 设 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顧問: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8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定 价: 1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序章 四景

- 3 雾的迷宫
- 7 黄昏下的街道
- 11 无穷劫
- 18 如何打造密室

第一章

- 31 第一具尸体
- 37 多此一举的密室
- 45 鞋子与恶作剧
- 53 完美的杀人
- 61 白日梦的目击者
- 67 逆光中的黑影
- 83 无效证据
- 90 咒语与风铃
- 98 赠给凶手的荆冠
- 105 让死者复活

第二章

- 115 死者的意见
- 124 在“黑洞”里
- 134 “第四个出口”
- 143 昆虫的真面目
- 151 二选一的问题

目 录

- 160 普尔金耶现象
- 167 关系恶劣的同谋
- 174 隐蔽的棺材
- 182 犯罪的结构式
- 191 恶意的獠牙

第三章

- 201 门扉魅影
- 211 推理竞赛之夜
- 218 愚人的见解
- 224 被否定的假设
- 231 精神病院的大门
- 238 突变的陷阱
- 249 杀人狂想曲
- 256 另一个空位
- 269 五黄杀
- 283 二重密室

第四章

- 295 现实与虚构之间
- 301 桎梏难逃
- 309 圈套中的坡道
- 316 预谋中的不在场
- 326 真正的杀人

目 录

- 333 死亡的触感
- 340 多此一举的密室
- 348 就地取材
- 358 黑暗中的人偶师
- 365 虚幻的时钟

第五章

- 379 降三世秘法
- 387 黑暗中的对话
- 396 太大的死角
- 405 犹太的罪孽
- 414 密室的窠臼
- 422 拉普拉斯的恶魔
- 430 疾逝的风
- 440 追溯谜底
- 449 凶手已逝
- 455 匣中失乐

末章 四景

- 467 九星与血液
- 473 初冬的诗作
- 476 最后的解释
- 480 黑暗中的界线

序 章——
四 景

雾的迷宫

在那之前，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浓雾。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在奶色的雾霭中，好像沉浸在深海里，就是这样的雾！雾！雾！空荡荡的车道完全被吞没了。汽车当然不可能在这样的夜晚行驶。街道在沉睡，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无聊地闪烁着，如同被浸湿了的水彩画。

路途之中，纠缠成一团的浓雾，在睫毛上凝成细小的水滴。路灯的光线透过水滴，在视野里映出了彩虹。头发、皮肤、外套都被汗水润湿了。他伸手擦拭着脸庞。

雾越来越浓，就像眼睛被蒙住一样，四五米外的东西根本看不清楚。原本可以辨识的周围的房屋此刻也变成了陌生的街道。大马路还好，但一进入小巷，在迷宫般的小道上转几个弯，眼前很快就是毫无记忆的陌生景象了。

昏暗之中，突然看清了周围，但房屋随即又融入了黑暗的背景中。他感觉这很像记忆中的断章。平时总是看见整体景象，而眼下却

只能一点一点地摸索，印象的改变居然有这样大的差异！

……雾的迷宫？啊，感觉好像哪一部小说的书名啊！

侧耳倾听，只能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的脚步声，整条街道陷入死一样的静寂。远方不时传来的几声犬吠反而令他欣慰。

长长的小路曲曲弯弯，恍然之间，他发现自己的左右两侧都是高墙。小径持续蜿蜒，延伸到远方。

似乎迷路了，但是……

他叫曳间了，孩童时代心中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蔓延连续的？

他涉世不久，对一切都很敏感。这应该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疑问吧？他几次三番地询问从乡下来访的叔叔：“叔叔是从乡下一直走到这里来的吗？”

叔叔不明白他这样反复发问的意思，只能回答：“啊，是啊！”

在遇到其他来自远方的客人时，他同样也会热切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带给他的答案从来都不是否定的语句。至于这个问题的含意是什么，没有一个人问过他。

于是这个少年更加坐立不安。

带着他走在路上时，他喜欢闭上眼睛，似乎在杂沓的喧闹声中听见了什么——他的父母应该是这时候发现他的这个习惯吧。

那时，他的父母还意外地发现，这个少年有时会在半夜对着客厅里的大镜子，低声诉说着什么。

夜晚的雾更浓了，眼前一切全都隐没在了雾气中，而绵延的小径依旧无止境地向前延伸。曳间相信，这条小路会引导他前往任何地方。

……前面会有一位巨人在沉睡。那个庞大无比的家伙，非常可怕，他肯定就蹲在前方等我，我可以肯定，我已经注意到了，然而……

曳间脑海里接着浮现出一幕场景，时间应该在他反复询问周围大人那个问题一两年之后。

每天早上送来的报纸上，总有一个叫“天气图”的奇怪版块出现在报纸一角。“天气图”上有毳子一样的羽毛图案，如同暗号一样。再仔细看，却又发现那是好像恐龙背部的奇怪曲线，曲折地穿过天气图。

他虽然知道那些是用来表示天气的符号，但还是不明白曲线代表什么。于是少年缠着父亲问：“爸爸，这条线是什么？”

这一次他听到的回答是以前从未听过的。“嗯？这个啊，叫‘锋面界线’。”

“锋面界线？锋面界线是什么？是天上的东西吗？”

“不，不是。它的意思是线的上方与下方空气温度不一样。”

“就是说，到了这条线的位置，温度就忽然改变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时，我究竟听到了什么呢？

后来的曳间总是这样回味。

雾气在头发、皮肤和衣服上凝成了水滴，每当他低头步行，水滴就从鼻尖和下颏向下滴落。

……如果在这样的浓雾里，就可以一下子跨越锋面界线吧？对啊，我可能已经跨越了。

突然，两侧的高墙消失了，曳间被抛进白茫茫的雾海里。就这样他继续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细长的小路已经融入蓝黝黝的黑暗里了。

曳间再次回头，望着昏暗的前方，似乎在搜寻黑暗中的隐匿者。

还是无边无际的雾海，继续前进时，一个黑影突然出现，那正是睡眠中的巨人。落在铁丝网另一边的巨大影子，比预想中大上几十倍。

这是一座变电所。

黑暗中耸立着高压电塔，上面悬挂着一排白色的陶瓷绝缘体，绵延到远方的是高压电线。更远的地方，染浸着红色的信号灯光。

曳间就像全身湿透的老鼠一样呆立不动。

啊？！我到底看见了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水滴不停地飘落，睁开眼睛都很困难。我始终伫立着，然而……

曳间无法继续这样的幻想。雾越来越浓，丝毫不理会曳间的想象，压境而来。隐藏在浓雾之下的，从始至终都是空虚时间。

所以，曳间只能站在那儿瑟瑟发抖，雾气润湿了他。在一片乳白色中，他看到自己的身影都模糊了，就好像是等待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黄昏下的街道

天空突然变得像黄昏一样，锯齿形的云彩以可怕的速度移动。

是疾风！

根户真理夫抬起头来，仰望瞬间被阴影包裹住的天空。站在玻璃幕墙的里侧，所以在眺望强风吹掠的云层时，根户的身体也无意中微微倾斜。

“你看什么呢？”

桌子对面的是真沼宽。他疑惑地歪着头，睡眠惺忪地开口问。他的胳膊绕在木椅上，身体深深地靠在椅背上，宛如将要化为月桂树的达芙妮^①。当然，希腊神话里的达芙妮是女性。

“不，没看什么。”

^① 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达芙妮拒绝了阿波罗的爱情，在父亲珀涅俄斯的帮助下，化作月桂树。后月桂树被阿波罗尊为圣树。

事实上，没有等待根户回答，真沼已经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根户的视线悄悄地移向真沼。

青白色的云影缓缓爬上真沼裸露在衣领外面的脖颈，或许是因为长发垂到了睫毛附近，微微地泛出蓝色。他舒缓地一呼一吸，肯定又是甜美的一觉。

真是幸福。

根户心里想，这样的景象似乎在哪里见过，并不是亲身体验，而是在遥远的从前就一直保存于心底的画面。

黑色的云朵展开了，随即又开裂破碎，层层叠叠。掠过街道的疾风把树梢弯成了弓状，如同患了疟疾般地颤抖。根户觉得自己似乎听到枝条的悲鸣，而沙尘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去，与树梢往来呼应。

隔着一层玻璃的屋内，时间慵懒地缓缓流逝。

“有一个问题，”根户轻呷了一口剩下的咖啡，内心琢磨着，“毕业论文做什么题目呢？已经到了必须要考虑的时候了。虽然已经决定从整数论方面入手，但具体做什么内容呢？”

真沼的头突然颤抖了一下。是梦到什么了吧。他的鼻息似乎有些紊乱，但过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

“……或许硬着头皮写不实用的友爱数^①也可以吧？就从数列里适当地选出几个来，再深入挖掘。说实在的，影山这家伙也太能磨蹭了，好不容易让真沼提起精神来，如果再这样等下去，连我都想睡了。”

绕开暗红色砖墙隔断，根户望着门口，可是影山敏郎仍不见踪影。

可不能让美少年在眼前睡着了……

他不安地环视店内，几乎没有客人，只有一对小学生模样的男女。

① 数学名词，指若两个数字彼此的真因数之和等于对方。

他们是在这样的咖啡店里约会吗？根户心不在焉地望过去，只见男孩在桌上以手托腮，开口了。

“你在哪里呢？”

“我哪里也不在。”

“那就走吧。”

于是两人同时站起身来。

几乎与此同时，真沼突然跳了起来。他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半开的嘴唇中似乎就要说出什么来，但又被他自己努力地咽了回去，随后是更浓重的忧郁表情。根户吓了一跳，他本来是一直看着走向店门的那两个小孩的。

“怎么回事？”

等根户开口询问的时候，真沼沮丧地垂下了头。根户完全猜不到究竟什么东西能给真沼如此大的打击。

经过了片刻的踌躇，真沼的声音像老人一样沙哑。

“……刚才那两个小孩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啊？怎么？”

“我虽然没有听得很明白，但可能是这样吧……‘你在哪里呢？’‘我哪里也不在。’‘那就走吧。’……”

“没错，是这么说的。”

真沼缓缓抬起脸来。他的脸上终于恢复了血色，但忧愁的阴影仍然显露在睫毛上。或许，那是笑意？

“奇怪啊！我最近觉得……这里很怪。”

真沼轻叩着自己的额头。

“头脑里的想法好像被人偷走了。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的记忆也消失了，我的脑袋不会出了什么毛病吧？”

“嗯……心理方面可是曳间的强项。”

“你听我说。对了……可能是因为我写诗吧？所以有时头脑里经常会浮现某些词句。这些词句偶尔也能立刻化为诗句，但那种情形却不多见，它们只是在脑海中缠绕漂浮，刚才的几句对话也是这样。”

“只是偶然如此吧？”

“如果是偶然就好了……不，或许就是偶然，只是最近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那么，你第一次想到那些词句是什么时候？”

“嗯，将近一年前吧。”

“是吗？”

沙粒吹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天空黑暗浑浊，好像马上就会下起雨来。根户看了看手表，影山已经晚了两个小时。

“前几天也是这样。我走在路上茫然思索时，就把头脑里的词句告诉擦肩而过的人，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两次了。”

“怎么可能？一定有心理原因。即使不是偶然，也没必要挂在心上，一个人有预知能力没什么不好。”

“你不要说风凉话！”

“不，我说的可是真心话。超常能力绝对利大于弊。”

“我可受不了！”真沼苦笑着说，望着沙尘飞舞的窗外。

真沼有些担心。根户会觉得我语无伦次吗？他会认为我很可笑……

街道正迅速迎来薄暮。这一天，影山始终没有出现。

无穷劫

“曳间？不知道啊。”

眼睛仍盯在围棋盘上，仓野贵训回答道。

仓野和雏子好像都没有感觉到炎热。

甲斐良惟回过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太阳，在甲斐的视野里已化为一个黑色的圆影。

久藤雏子抓起黑子，灵巧地滑动，棋子和棋子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盘坐在对面的仓野交换了一下双腿的重心，托着腮，再次陷入沉思。斜阳照射到棋盘附近，榻榻米反射出的亮光很耀眼。整个房间像蒸笼一样酷热，但仓野的身体在整整一分钟的时间里一动不动。

“怎么啦？今天居然这么认真？”

听到甲斐的声音，仓野似乎吓了一跳。他笑了。

“我和雏子在下数子棋。”

“什么是数子棋？”